

黄鱼籽

虞燕

大木桶结实实地趴在院子里,散发出的鲜腥味直窜入鼻腔,不管不顾地。我伸长脖子,试图窥探桶内景象,母亲一把抱起我,说,掉进去,就洗黄鱼籽澡喽。原来是黄鱼籽,我第一次见到。

黄鱼籽呈浅红或肉色,一个个傻愣愣浮在桶里,并未引起我的好感。母亲将它们捞起,洗净,晾干米筛。水分被阳光和空气带走,鱼籽变得苗条而干脆,颜色加深却色泽油亮,琥珀般温润。

就算在海鲜泛滥的年月,黄鱼籽干也是被看重的。平日里,母亲里外三层将之藏起,待遇跟家里那几个银元不相上下。父亲出海回来,鱼籽干才上桌。每次不舍得多蒸,煮米饭时,搁一至两串于竹蒸架。两种不同的香味一会分散一会混合,惹得人咕咕咽口水,外头有再好玩的也吸引不走了。

蒸熟的鱼籽干呈砖红或棕红

色,雍容华贵地倚于瓷盘。我和弟弟不敢擅自下筷,直勾勾盯着,等父亲掰开分给我们。分到一小段,一个小角一个小角地咬,油滋滋鲜溜溜,嚼得满口都是令人丢魂的香。一吃上瘾,欲罢不能。吃完,又直勾勾盯上剩下的,父亲早瞧出了我们的心思,手一挥,留到晚上吃。姐弟俩齐齐低头,万分艰难地离开饭桌。

盛夏来临,意味着修船期到了。每日傍晚,父亲从院子的栅栏边拐进来,石灰、桐油或海泥沾了一身,疲惫却欢悦。在家门口的河边,他用脸盆冲澡,哗啦啦,哗啦啦,水蛇、泥鳅、青蛙等逃得狼狈,我和弟弟坐岸边瞅得哈哈大笑。近旁的瓜架下,瓜瓜垂得千姿百态,父亲爱喝瓜汤,母亲年年栽种。

母亲一声吆喝,吃饭喽!小圆桌摆上院子,瓜瓜汤用大碗装,翠嫩嫩的,清蒸茄子老老实实躺在盘子里,毛豆绿得逼眼睛,鱼籽干总是压轴,出场得隆重,且分量会比以往多

一些。鱼籽干有魔力,河边再怎么热闹,我们闻到它的香味就呼啦围到了桌边。父亲把一整团鱼籽干平均掰开,分给我跟弟弟。我们像得到了一大笔财富,竟激动得有点儿不知所措。

在这样的夏日晚餐里,父亲爱喝两杯白酒兑汽水,滋滋地喝一口酒,啧啧地嚼一块鱼籽干,他说做神仙也不过如此。围墙另一头,邻家亦奏起碗盘筷相触的交响,墙两边的人们,有一句没一句地扯着。话语无数次越过墙头,最终消散在黄昏里。有一回,父亲跟邻家大伯争论起什么,离了桌,站到了围墙根,我想趁机尝尝做神仙的滋味,猛地灌下一大口白酒兑汽水,再学样嚼嚼鱼籽干,而后,粉面桃腮,头重眼皮也重,暴露了偷喝行径,被“小尼姑”笑话了好久。

“小尼姑”总会来找我玩,她长得还算清秀,比我大一岁,外号因何而来,不得而知,反正大家都这么

叫,我到现在也不知其真名。“小尼姑”住河对岸,她得绕一片田埂才能到我家,经常,她手里拈一串鱼籽干,随意拈着,像我们拈随处可见的革命草。母亲说,她家是渔民,愁鱼太多,鱼籽干也是多的。我嘟起嘴,为什么我家没那么多鱼籽干,母亲戳了我脑袋,你有漂亮新裙子,她可没有。“小尼姑”有两个姐姐,她穿的是姐姐们穿剩的,旧旧的不大合身。我小小的心里突然平衡了。

周边的伙伴们说“小尼姑”笨,学什么都很慢,比如翻花绳,就她不会。小尼姑央我教她翻花绳,报酬是鱼籽干,每晚,她过来学,拗一半鱼籽干给我。我教得尽心尽力,撑、压、挑、翻、勾,一根红毛线在我们手里交替、编翻。月出、虫鸣,黑白电视机的荧光一闪一闪,照亮纵横交错的线条。“小尼姑”说她梦里都在翻花绳。

“小尼姑”挑翻得越来越好,我很开心。开心跟鱼籽干无关。

送女儿到上海

赵善善

上海,一座令人向往的城市。2008年2月16日,是我们全家难忘的日子。那天是农历正月初十,下午4时20分,我们一家三口乘上了开往上海的大客车。就在前一天上午,研究生毕业的女儿接到电话,被上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公司录取,下周一上班。女儿回家准备了一些生活用品,当天,我们夫妻俩送女儿去上海。汽车驶出奉化开往上海,车外暮色越来越浓,我的思绪也在不断翻动……

1991年7月,女儿9岁,刚读完小学二年级,暑假来我单位。当时我还没调到学校,在单位当文书,办公楼的围墙外有山有树,风光旖旎。我教女儿写了很多小诗,女儿最喜欢一首诗,题目是《围墙外的树》:“我在大地生长,迎着金色朝阳;不管风吹雨打,不管春夏秋冬;我白白的心中,依然有绿色的理想!”女儿把这首诗写进了暑假作业,受到老师表扬。

1998年6月,女儿16岁,锦屏中学毕业考进奉化一中,同班考上的有10个同学。一同学提出到酒店庆祝一下。我当时已在学校教书,不同意女儿参加,女儿还不太高兴,我就耐心做女儿工作:“考进一中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一中还要读三年,毕业后考大学,大学毕业可以考研究生,还有很多路要走……听爸的话,好好读书,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女儿总算点了点头。

2001年7月,女儿19岁,高考成绩575分,厦门大学差了1分,被第二志愿浙江财经学院(现浙江财经大学)录取。女儿读书用功,成绩不错,拿了奖学金,当了班干部,入了党,并以多出31分的成绩考上了

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

2005年9月,女儿23岁,我挑着行李,在宁波火车站上车,陪女儿去上海。第二天中午,在车站分别时,我说了一句话:“好好读书,争取在上海安家落户!”女儿笑着说:“放心吧!老爸!”父女俩都笑了。我31岁结婚,这时已经54岁了。由于家庭经济不怎么宽裕,加上工作辛苦,显得很苍老。看着女儿能考上上海读研,心中欣慰无以言表,上车后泪水夺眶而出。

女儿常说,读研孤独寂寞,最难的是研究课题写论文。女儿把第一篇论文初稿快递寄给我看,很不一样,不说缺乏论证过程,好多地方语言文字还没过关。我经过修改,确定框架寄给女儿,多次和她电话沟通,叫她充实材料,理清论证过程,最终一炮打响。2006年9月,女儿的论文《国有商业银行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新探》在全国货币金融核心期刊《金融理论与实践》杂志发表,还拿了260元稿费,并获得年度优秀论文奖。随后,在我的辅导下,女儿的长篇小说《中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开发的比较分析》于2006年12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主办的国家经济类核心期刊《世界经济文汇》双月发表,并因此参加了世界经济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

此后,女儿更加努力,担任了校研究生会秘书长,获得了三八红旗手。2008年1月,获得上海市优秀研究毕业生荣誉,而且是第一名,并在上海落户,更为可喜的是女儿被德勤公司录用。

“爸爸,想什么呢?上海到了,准备下车!”女儿的声音唤回了我的思绪,我抬眼一看,只见车外灯火辉煌,人流如海……



城市的天空 韩晓霞 摄

老信箱的话

周潇渭

夜晚健身回家,路过一只老信箱。他说他曾是亲人期盼的处所,是爱人日夜无止的挂肚牵肠。健身回家,路过这只饱经岁月的老信箱,他满面疮痍、铁漆剥落,

眼中挤出几滴泪花,与我诉讲——他的光辉年华——上个世纪解放后唯一的几处新村落成,他代表新的希望,希望成就了一代代幸福的字间书行。

这只老信箱,现在安静地躺在白墙层层剥落的小区楼房,回忆占据了每日的一大半。也许我不再在意,便无人关心这只老信箱的荣耀过往,岁月如纸片上的字迹已经泛黄,

只是墨迹已深入纸间,变成了永恒的纪念。这只古老信箱的门敞开着,空空如也的腹中,就连落叶也不愿光顾,空空如也,旧时的约定仍在那里,无有消散、没有退场。

半溪天胡荽

江逸宁

中华天胡荽,往俗了说,就叫铜钱草。天胡荽,从名字单看也该跟铜钱有些渊源:铜板,圆的,天圆地方的圆;铜钱,钱币,麻将胡牌的胡。这些都是我自己臆想的,但不管是谁,临溪观草,看上去第一反应就是铜钱,从桥边撒落磕上溪石,“叮”一声后在日光斜射下嗡嗡震颤。

这铜钱草,生于桥下,长于桥下。这桥已有些年头了,桥上大槐树的树洞已如深井般深邃不可见底。桥下常年缺乏光照,溪水清冽,只有铜钱草能勉强扎根,这片铜钱草像暗沉的古币,很难让人有赏阅的念头;桥外水面浮有群鸭,大白鹅与一大片铜钱草,远看叶面,金黄一片又圆润分明,活似铜钱般想让人置于手心摩挲。

桥外明,桥下暗,如泓珠璀璨般相隔两世,虽无“阴阳割昏晓”般磅礴盛景,也确有一桥洞一世界般独特观感。白天,桥洞下总有小儿戏水,或在草边逮溪鱼河虾。一到夜里,桥边红药与桥

下铜钱草势必会谈谈天,待老姬迈脚贴近时便缄口不言。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老姬的剪影在月下水面成三叠,夜风还夹着几声石砧捣衣,从窗棂下散进千家。

其实,这铜钱草的由来大有讲究。听长辈说,桥对岸打明朝来了个富商,衣锦衣,配龙景,丝绸在阳光下格外晃眼。富商的衣衫上不曾有铜板,但看上去却仿佛镶满了铜板。待他走近,与旁边马上的管家攀谈几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富商是本地生人。霎时间,坊间传起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等词。大家都没猜错,当然,这也并不难猜:毕竟在大多数人眼中,富贵不还乡与锦衣夜行无异。大家看向当头的白马,像极了装满了金币的流马;富商瞥向围观百姓,也看到了他们眼中只有铜板。

全是铜钱的世界,全看铜钱的世界,富商最不缺的就是铜钱,最傲人的,自然也是铜钱。他随手抓起一把铜板,向空中抛去,有几位街溜子先蠢蠢欲动,不再围观碎嘴,而是往那路中央的大阵仗靠了过去。富商再

撒出两把,前排的人也开始落场。再撒一把,人群开始沸腾,扬起满天沙尘,霎时间叮叮当当声不绝于耳。

富商撒起的铜板,一小部分直接窜到了桥外溪石间,光鲜的铜板在日光照射下生成金黄铜钱草;另一部分供乡民哄抢,有的人紧紧攥住,有的被人一撞松了手,铜板在地上经抢夺打磨后滑入桥下,变成了冷冽溪石中终年不见天日的天胡荽。而桥下草上挂着的暗斑蛇皮,也像龙泉宝剑般古朴玄妙。

我多次遐想过这个故事,铜钱草实在有让人神往的魅力,并非因爱钱而爱屋及乌。半溪天胡荽在桥洞下的小世界和光同尘,在光影交织下予人坠茵落溷之感。

正如桥上撒下的一把铜板,一半落在暗处,古井无波;一半落在光下,熠熠生辉。

只不过半月后,一场大水过后,溪面已变了景象:水面虽有波澜,但再无天胡荽随波震颤,只有岸边溪石夹缝中还剩寥寥几株,形影单只,在风中紧紧贴住石壁。现在的铜钱草失去了一切,不再像铜钱,不再有

光泽,甚至失去了色彩。它们不再让我充满想象,我根本不关心它们是否能度过下一个长夜,能否再囿于桥下浣纱老姬的捣衣声;我也自然不会再关心,铜钱草能否如故事中荒诞的桥段,经得起百年风雨的敲打。

时隔一年,我再到岸边观望,故事中的画卷重见天日,依旧是半溪铜钱草,或明或暗,或随风摇曳,或顺流浮动。显然,那几株失去了颜色的小草并未被溪水裹挟东去,反而重绘了这一盛景。我看不完百年来世事更迭,亦难以预料溪中浮草竟绵绵瓜瓞,甚至连午时阳光斜射的角度都记不完全。贺知章曾道:鉴湖元自属闲人,又何须君恩赐与?天胡荽亦如是,本就逍遥自在,在这片水域中历经存续繁衍,我又怎配评价它们?

溪水无情亦有情,保一方铜钱草存续。桥头便是水与草分别处,惜别潺暖一夜声。我依旧会常常想起:桥上人撒下一把铜板,桥下生出半溪铜钱草。

雪窦山 文艺季刊
2020年秋季刊要目

小说绿地	大瘦	叶辉	
	隔墙有耳	南慕容	
	诺诺与安娜	杨洁波	
	天上人间	萧盛	
	小小说二十题	蒋静波	
散文长廊	乡土	海岛岁时帖	虞燕
		印家坑追怀	竹之
		双枪时	陈峰
	情怀	向海的奔流	沈潇潇
		三姐和她的“锋角”(外一题)	傅亚维
		一碑两墓	吴壮贵
	印象	诗歌随笔两则	高鹏程
		乡村散章	陈旭波
		值夜班	唐海位
	行吟	难忘的旅行(四题)	原杰
		那些美丽的石头(外两题)	汪知羞
		巴西阿根廷之旅	徐国平
新诗时空	徒手攀岩(组诗)	陆旭光	
	刻曲九章(组诗)	曾谥安	
	时光如海(组诗)	林杰荣	
联盟采风	缤纷的音符跳上枝头(组诗)	马富伟	
	拼团	俞妍	
	下水,如今的打卡地	史宏	

主办单位:宁波市奉化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地址:奉化区大成东路1278号 邮编:315500
投稿邮箱:xuedoushan@sina.cn
电话:0574-88502656

三味书店 · 您的精神家园

关注我们 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 三味讲座/新书发布等活动 订阅号内微店上线 足不出户,送货到家

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195号
联系方式:0574-88571555 88881168